

南侨女杰

—李林文学传记

舒志超著

NANQIAONÜJIE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南僑女杰

——李林文学传记

舒志超 著

南 侨 女 杰

舒志超著

责任编辑：邱昶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

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24,000 印张：6.25 印数：1—3,300

书号：10456·177 定价：1.10元

新书目：86—18

从 龙 说 起

——《龙的传人》丛书前言

洪丝丝

龙在中国的传说中是一种瑞祥的动物。它可能象一些学者所推测，是中华民族部分祖先在原始社会的图腾(TOTEM)，它的原物或许就是古生物学上的一种巨大的爬虫，如恐龙、飞龙之类。尽管如此，它确实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因为它会腾云驾雾，能力非凡；又会兴云作雨，为人类造福；虽然气概威武，但爱好和平，不伤人畜。中华民族不是具备这些优点吗？散布在五大洲的中华儿女也继承了这些美德。

在旧中国，往往有人把中华民族比喻为“睡狮”。我想，把它比喻为“病龙”当更恰当。狮子一睡醒，伸一伸懒腰，大吼一声，百兽震憾，可怜逃避不及的小鹿、小兔就成为它的点心。龙却没有这种残暴行为。当它病得奄奄一息，不但豺狼想吃它的肉，连蝎子也要欺负它。但一旦病愈，它只顾腾飞，谁看见它欺负弱小动物呢？

现在，中华民族这条巨龙确实在腾飞了！它当前的目标是宏伟的，要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由一九八〇年的七千一百

亿元翻两番，到二〇〇〇年达到二万八千亿元左右，还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由于方向正确，气力充沛，它腾飞得那么矫健，那么欢快，那么精神，那么顺当，使世界上有人为之瞠目结舌，许多人禁不住发出赞叹。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义不容辞地要为它贡献力量。

正当这个时候，湖南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龙的传人》丛书，介绍爱国的华侨、归侨和港澳同胞在各个时期支持祖国革命和建设的动人事迹，向广大读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衷心祝贺这套丛书的出版，这对于鼓舞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这条巨龙的腾飞出力，将起积极的作用。

一九八五年一月于北京

目 录

楔 子

第一章	南洋孤女	(2)
第二章	金色摇篮	(13)
第三章	浦江学潮	(21)
第四章	投笔从戎	(54)
第五章	太原军训	(66)
第六章	大同岁月	(76)
第七章	挺进平鲁	(86)
第八章	偏关建队	(102)
第九章	虎口夺马	(115)
第十章	长城铁骑	(124)
第十一章	军民情深	(133)
第十二章	秋林反顽	(144)
第十三章	奇袭岱岳	(154)
第十四章	会见贺龙	(162)
第十五章	血战平太	(168)
第十六章	雁北长虹	(184)

楔 子

“呜！——咔嚓、咔嚓……”汽笛长鸣，一列特别快车，从祖国的心脏——北京驶出，奔驰在京包铁路上。车窗尽管擦得闪亮明净，因为列车飞快地前进，即使站台上的人，也无法看清车厢里的乘客，但是车厢外挂的那块“北京——大同”的牌子，还是可以分辨得清，它显示了列车的去向。

一节特备的车厢里，镂花的精致窗帘，如人字形向两边分开。漂亮的挂历上印着九月十五日。这是一九七三年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坐在沙发上的两位政府首脑——周恩来总理和法国总统蓬皮杜正在愉快地交谈，和煦的阳光透过纱窗照到车厢里，使谈话增添了热烈的气氛。

原来，周恩来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前往大同参观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具有古老文化的法国人对中国的古老文化自然地也有着浓厚的兴趣。

访问大同——这个山西省雁北地区的重镇，对周总理来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需要亲自过问。他曾经托付邓颖超同志转告中央雁北地委的同志，请他们写一部《李林传》。

李林是何许人？为什么会引起周总理的这般关注？

第一章 南 洋 孤 女

民国六年，即一九一七年，北洋军阀各系混战。福建这个地方，更是蹂躏不堪。百姓纷纷逃亡，流落他乡。

离闽江不远的一个小山村里，住着一家姓王的，就是为了逃避兵祸匪患从外地迁来的。他的房舍造得与众不同，屋基一半靠在山坡的石块上，另一半用几根木头支撑着。这几根木柱离屋下的一条小溪很近，一旦闽江水位上涨，就会淹到木柱子上。可见在这穷乡僻壤要找一块较平整而宽阔的屋基挺不容易。

不过，这间农屋如不出意外，倒是风景这边独好：四周野草芬芳，樟槐树林郁葱，屋下流水潺潺，洗衣淘米方便。今日正逢中秋，这家蔗农去年新添的一个女孩刚满周岁，她已开始咿呀学语，挪动小步扑向母亲的怀抱，引人逗笑。孩子的生日，给全家带来了传统的天伦之乐。她的哥姐们也都手拿自制的寿桃糕点愉快地同小妹妹逗趣，分享她周岁生日带来的喜悦。

可是，孩子的爸爸却呆若木鸡地坐在门槛上，两眼凝视着屋前的几块甘蔗地。甘蔗倒是长得挺好，只是，眼下兵荒马乱阻塞了甘蔗的销路，切断了换粮的生机。一家七口，如何活

命？“唉！”他沉重地叹了一声，接着猛抽了一口土烟，一股浓烈呛人的烟云在屋子里翻滚，弄得几个孩子呛得难受。

“砰！砰！”远处突然传来几声枪响。接着有几个黑影在甘蔗地里窜来窜去，一根根甘蔗被踩得七零八乱。老王惊恐地站了起来，监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瞬间，只听得“抓土匪！”“别让他跑啦！”的呼喊声越来越近。紧接着，一群北军一拥而上，撞入了老王家里。

“喂，老头，土匪有没有进来？”一个军官持枪对准老王的胸口吆喝着说，“窝藏土匪罪加一等！”

老王气愤地说：“土匪，从屋前逃啦，你们去看看甘蔗，被他们踩得一塌糊涂啦！”

孩子们见了欺压百姓的军队都个个惊怕地围到父母的身边。那军官一看孩子手里还有糕点，小婴儿还穿了一件新衣服，心想这家人家倒还有钱过中秋节。他狞笑地说：“老头，看来你不想说实话。来呀！搜！”一群匪徒冲进里屋翻箱倒柜搜了一遍，连个土匪影子也没有，却把仅有的几块钱和几丈土布塞进了腰包，那军官还威逼地说：“老头，你放走了土匪；种甘蔗又不交税，这点东西就算作抵偿，改日再来与你算帐！”说罢，这群匪军就厚颜无耻地走了。

孩子她娘见此飞来横祸，悲痛欲绝，呜咽泣哭；孩子们也随之放声大哭。小女的生日，本来是个喜日，却成了愁日。当晚，老王躺在床上思绪沸腾，难以入眠。他推推老伴，沉痛地说：“孩子她娘，我已反复想过，为了孩子不被饿死，我想还是把小女儿卖……”

话音未落，孩子她娘两手紧紧抱住女儿，悲切地说：“不！孩子是我的心头肉！”由于她用力过度，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等孩子哭过后，老王还是耐心地向老伴劝说：“闽北闹兵灾匪害，不少人家都逃走啦！也许闽南好一点，我先将小女带到闽南去卖了，顺便看看那里能否落脚，再设法把你们接去。这样孩子的命得救了，我们全家也许有活路了。”

“不，你这一去，不知哪天回来，我们娘儿们怎能活下去？”孩子她娘回答说。

“从闽侯到福州，坐船只要半天；福州到泉州，个把礼拜；如再到厦门，也不会超过半个月。这样，来去个把月多一点，不会让你们等久的。再说，我不是出洋呀！”老王再次耐心解说。

孩子她娘一面擦着泪水，一面无可奈何地默认了。

凌晨，繁星闪闪，山村一片寂静，只有秋虫唧喳吱响。老王悄悄地起床，把衣物和小女儿分别放进一对箩筐里，挑到肩上出了家门。

他挑着沉重的担子，拖着沉重脚步，怀着沉重的心情，从闽侯顺闽江而下，经福州过泉州，饥病交加，几经周折，终于来到厦门。厦门本是一座幽雅绮丽的海岛城市，传说此地为白鹭鸟栖息之地，故又称鹭岛。这里终年无雪，四季花香，万木葱茏，风光秀丽，象漂浮在碧海之上的一座大花园。鸦片战争后，厦门是对外开放通商五口之一。照例这里应是贸易发达，市场繁荣。可是，眼下军阀混战，却是市场萧条，不少商人出洋谋生去了。

老王当然没有一点兴致去欣赏这美丽的城市，他已经走了二十多天，长途跋涉，精疲力竭了。小女孩也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傍晚，老王走在街上，突然两眼一黑，身子一歪，扁担从肩上滑下，昏倒于地，箩筐翻倒，小女孩滚出箩筐，大声惊哭。好心的行人扶起老王，抱起小女孩送到老王手里。还有不少人掏出铜钱丢进箩筐内。老王渐渐苏醒，有气无力地紧抱孩子，眼泪夺眶而出，双手恭揖致谢，嘴里喃喃自语地说：“谢谢先生、太太，行行好事，将小女买去，救她一条苦命吧！……”

说话间，走来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上穿浅蓝色短衫，下着深紫色绸裙。眉目清秀端正，手提一包中药，象是刚看病回家。原来她是一位归侨妇女，丈夫李先生是在印尼爪哇做胡椒生意的小商人，一般人不知她的姓名，都称呼她李太太。李太太体弱多病，不育子女，医治无效，才只身回来，求助祖国的传统医道。她的娘家是漳州附近的龙溪县。近些日子又来到厦门，暂住亲戚家。今天是刚从中医那里看病返回住处。经过这里，见众多人围成一团，听到人群中有小孩凄厉的嚎哭声，走到人群里面，便看到这样一幅悲凉的图景。她一阵心酸，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决定把孩子要过来。

突然，来了一个警察，手执木棍，大声吆喝着驱赶人群，又一把抓住老王的衣襟辱骂：“你这个人贩子，竟敢骗取婴孩作买卖！跟我到局里去！”

“老总，别误会，我不是人贩子，这是我亲生的小女儿，实在活不下去啦，才忍痛把自己的骨肉……”

没有让老王诉说完，警察又厉声大喝：“怎么？你还想编一套假话来哄我？走！别噜嗦！”警察使劲把老王猛推一掌，老王手中的女孩差一点掉到地上。

本能的母爱，善良者的正义和同情，支使着李太太挺身而出。不过，她态度温和，言语委婉。她说：“这老家的情形我了解，家乡天灾人祸，家里子女成群，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了。正好我也没有生育，这女孩我愿意要了，我会把她当做亲生孩子扶育的。请老总赏脸。”

警察对李太太的解释和请求，并没有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只是嘴里骂骂咧咧，一摇一摆地踱着八字步走了。

老王被李太太的这种好心肠感动得趴到地上直磕头。连声说：“你积德了！我的女孩得救了！我们一家得救了！”

李太太边扶起老王边说：“您不用这样，我也是需要孩子，我们互相都方便了嘛。现在只是看你需要多少钱；还有，契约上我想找个中人作个证。”

老王说：“找中人，好的！好的。钱就听你给了。”

李太太找了中药铺的掌柜作了证人；给了老王一笔很可观的钱。手续办妥，领着小女孩回到龙溪。把精力都倾注在小女孩身上。把小女孩取名秀若。半年后，小女孩长得白白胖胖，真是逗人喜爱。

随着李太太的心境舒展，她的病情也日见好转。光阴似箭，已是第三个春天了。风和日丽真是春游的好天气。李母带着四岁的秀若又一次来到厦门，游览秀丽的鼓浪屿。李母拉着秀若的嫩手向鼓浪屿的最高处日光岩走去。她们走到一块巨石旁，

秀若撒娇不肯走了，伸出双臂要母亲抱她。李母抱起秀若抬头一看，那巨石上镌着“闽海雄风”四个大字。这是当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为收复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岛时的水操台旧址。远处海面上驶来一艘海轮，汽笛长鸣，李母一看，船上悬挂着荷兰国旗，她情不自禁地紧抱着秀若，自言自语地说：“国姓爷（注），保佑咱秀若，百无禁忌。”

李母抱着秀若走了一阵，爬上日光岩，登高眺望，厦、鼓风光，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李母游罢鼓浪屿之后，回家高兴地给印尼的丈夫写信，她告诉丈夫说，她即将带着孩子返回印尼，一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不料，正待启程，秀若突然起病，寒战高烧，恶心呕吐，抽搐昏迷。李母起初以为是游览受寒，给秀若煎服姜汤。可是，第三天，发现秀若的额、面以及全身出现疱疮，李母惊恐起来，马上请来医师诊断，原来是出天花。李母整整忙了半个多月，总算转危为安，一天一天痊愈了。但是，秀若的脸上却留下了点点疤痕而形成了麻脸。

夏季来临，东南季风吹来，正是下南洋的好季节。李母带了秀若登上轮船，奔向印尼。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地跨赤道。这个由三千多个大小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世称“千岛之国”。早在一千多年

注：国姓爷即郑成功。祖籍福建南安，因从事南明抗清复国斗争有功，南明隆武帝赐他国姓（即姓朱），世人尊称为“国姓爷”。

前的宋代，就有福建泉州、漳州的官商到印尼苏门答腊、爪哇等地经商。十六世纪末，荷兰殖民者侵入，对印尼人民和华侨实行殖民统治。当时的清朝政府对华侨不加保护，华侨成了“海外孤儿”。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荷兰殖民主义政府将大战中的损失转嫁在华侨身上。他们以“挽回权利”为名，实行新的排华政策。各种苛捐杂税接踵而来，甚至门牌、路灯也要捐税。许多华侨为纳税而负了一身债。资本大的侨商纷纷加入外籍或逃离爪哇。只有李先生的小本胡椒生意却进退两难。李先生前顾后忧，整夜睡不入眠。第二天还是拖着疲倦的身子照常开门营业。想不到头一个“顾客”并非别人，正是李太太携着秀若到来。李先生喜出望外，抱起秀若就用他那留着八字胡子的嘴唇亲吻她的小脸，连声笑道：“快叫我爸爸！快叫我爸爸！”秀若这孩子可真会亲人，对这个并没见过面的“爸爸”一点不怯生，双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爸爸！爸爸！”连叫三声，使得这个日日夜夜泡浸在愁海里的李老板心里乐开了花。

光阴如流水般地过去。秀若快要到华侨小学毕业了。她聪明伶俐，读书成绩出众；还会唱歌打球；身体也长得结实。

一天晚上，秀若正在后屋做功课，只听得前屋店堂里父母在谈话；有时两人争执起来，这就引起了秀若的注意。

只听爸爸说：“秀若娘，近来荷兰人捐税多如牛毛，小店迟早要关门。本想让秀若帮我做生意。可是……为孩子着想，还是给她找个婆家吧！”

“不，秀若带到这么大，我化了多少心血，怎么舍得让她当人家的童养媳？”李母表示反对。

“女孩子将来总是别人家的人嘛！”

“我看秀若要是个男孩，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不瞒你说，人家已经要来相亲了。”

“我坚决不同意。”

在旧社会，妇女是要讲“三从四德”的，妻子怎么反对得了丈夫？因此，不久，媒人果然陪了男方家长来家中相亲——看了一下秀若。结果男方回答说：“秀若出过天花……”

原来，喜新厌旧的李老板，早就产生了遗弃妻子、另找新欢的思想。四年前，当李太太回国治病的时候，李老板就姘识了一个华侨妇女。李太太回来后，他们不敢接近了。找婆家，是这华侨妇女定下的诡计，媒人就是她装的。她施展这一手，是为加深李老板对秀若的厌恶。紧接着，便迫使李老板同李太太一刀两断，正式和自己同居。

李太太是个有志气的女人，她心地善良，但个性倔强。她自筹薄资，开了一爿日用杂货小铺，独立生活。因苛捐杂税，入不敷出，她还起早摸黑，替人浆洗衣服。秀若放学回家，也帮母亲干活。母女相依为命，艰辛度日。

秀若就读的华侨小学环境很好，坐落在市郊的山坡下，操场延伸到海滩。椰树棕榈成林，遍地花草丛生。秀若课余，很喜欢海滨漫步，登高远眺；还喜欢结伴去游泳，到海滩去捡贝壳。活泼天真，无忧无虑。自从家庭遭受变故，性格也起了变化。以前是爱动，爱说；而今却是好静，好沉思。她把家庭发生的问题同社会生活中许多不公正的现象联系起来，去追索根源。她对母亲的遭遇无限同情；对父亲的行径极端愤慨。她脑

子里产生好些个“为什么？”——为什么一些酒馆和旅店不许中国人和印尼人进去，而只许欧美、日本人进去？为什么荷兰人对华侨和印尼人随心所欲地加税加捐，而华侨和印尼人不反抗？为什么女人总是受男人的欺侮？……

一天，秀若在华侨小学上历史课。方先生将中国地图挂在墙上，指着辛亥革命的发生地武昌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起义。接着各个省纷纷响应；最后迫使清朝皇帝溥仪退位，建立中华民国。那是一九一一年。印尼的华侨得知辛亥革命成功，都兴高采烈地剪去长辫，戴上礼帽，举止行为同欧美、日本人一样。过去不许华侨入内的酒馆、旅店和游乐场所，华侨也可以进去了。华侨第一次享受人类平等的待遇。一九一二年二月，华侨上街庆祝游行，燃起鞭炮，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可是，又遭到荷印政府派出骑兵开枪镇压……”

方先生说着，教室门突然被推开了。走进一个斯文的荷兰人，声称是当地的督学。他推了推金丝眼镜，看到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上前扯下往墙角一丢，还踩上一脚，道貌岸然地对方先生说：

“尊敬的先生，你不懂荷印政府的法律吗？为什么在课堂上讲中国的历史？”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讲中国的历史？”方先生理直气壮地回答。

“要讲荷兰的文明，难道先生不明白？那好吧，我代表荷兰政府，请你立刻离开学校！”那荷兰人说罢扬长而去。

方先生怒目炯炯，拾起地图，用拳猛捶了一下讲台说：“国

家不强盛，处处受人欺，连爱国都没有自由！”

秀若第一个冲到方先生身边，其余的孩子也围了上去，用安慰和期待的目光凝视着方先生。方先生抚摸着秀若的头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我要离开你们了，要回祖国去，希望你们牢牢记住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和压迫，发愤读书，把振兴中华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

秀若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去，一路上，回顾着刚才学校里发生的事。方先生的话音好似一直在耳边回响。回到家里已是华灯初上，李母早已在门口张望等她回来。

“秀若，今天怎么这样晚才回家？”李母问。

秀若沉默不言。

“发生了什么事，快对妈说。”

稍停，秀若说：“方先生被荷兰人赶走啦！”

“荷兰人可凶残啊，曾经不知残杀我们多少同胞呀！”李母不胜感慨地说。拉着秀若坐在她身边，把荷兰殖民者屠杀华侨的“红溪惨案”讲了一遍：

“二百多年前（一七四〇年），巴达维亚（现在叫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当局，强迫当地华侨到锡兰和好望角去服役，华侨不愿前往，荷兰殖民者竟把他们一个个推入海中；还烧毁华侨房屋，洗劫华侨财产，滥杀华侨，连生病的和怀孕的妇女也难幸免。华侨忍无可忍，便相约起义，抗击荷兰殖民者。这次华侨被杀一万多人，鲜血染红了巴达维亚一条溪水，便称这次大屠杀为‘红溪惨案’。”

秀若听得害怕起来，扑在妈的怀里说：“妈，我们离开这里，